

报纸的故事

彭建华

三年前的一天,去老友何晓晓家吃饭,我们谈起青年时代追求文学、创办小报《青草地》的诸多往事,以及一些文朋诗友的远事近况,既兴奋又感慨。

后来,报纸成了我们的话题。我说,那时生产队订了《人民日报》《湖南日报》《衡阳日报》,都放在保管室里。门锁着进不去,我便趁没人的时候,拿一把铁钳夹,从窗根缝里伸进去夹报纸。我“偷”报纸只要副刊版,其余的仍然扔回去。后来我当村干部,自己管全村的报纸,每张的副刊我都留一份。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存下的各类报纸副刊已积满一个衣柜。可惜的是,我后来去了祁东和衡阳,那些报纸就全被父亲卖掉了。

晓晓也和我如出一辙地爱报纸。他告诉我,他的报纸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买;二是到衡阳日报社去拿;三是生产队里分。说到生产队里分报纸,晓晓的神色突然暗淡了下来。他声音沉痛地说,黄鳢伯前几天去世了。

在那需要报纸的年代,黄鳢伯给了他很大的照顾。黄鳢是外号,他本名叫曾庆德,是位老党员,今年84岁了。没有读过书,所以他就十分喜欢读书的人。黄鳢伯当生产队长,管着队里的报纸,到年底的时候再分给各家各户。有一次,他将所有报纸交给晓晓,“你尽量挑选喜欢的留下来吧,剩下多少就分给他们多少。”晓晓开始回忆,虽然黄鳢伯说得很干脆,然而他的二女儿却不同意,不论黄鳢伯怎么解释和劝说,都没有用。黄鳢伯恼了,扬手就是一巴掌扇在她脸上,打得她在地上大哭着打滚。“小犊伢,你拿着报纸回家,别管她!”晓晓告诉我,黄鳢伯就是这么一句话,将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生产队要经常开会和学习。院子里读书的人不多,能完整地读完报纸的人几乎没有。有一次要开会学社论,原来学习时读报纸的一位伯伯走亲戚没回来,就没人读报了。“黄鳢伯将目光投向我,希望我站出来。”晓晓说。就这样,他被赶鸭子上架,开始了大庭广众下的第一次朗诵。“读完后,我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说完,晓晓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从此,晓晓就承担了队里读报纸的任务。为了避免遇到生字“拦路虎”,每次来报纸了,晓晓都将重要文章先读一篇,认不得的字和不理解的词,都要翻字典查一遍。就这样,在读报纸的过程中,晓晓阅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后来,我就逐渐喜欢上了写作。”晓晓脸上充满了感激,“可以说,黄鳢伯就是我写作的引路人。而他却是一个文盲,这就更值得尊敬。”

我与晓晓相识于1988年的县团代会,那时的他已经写出了不少的作品。他告诉我,那时他经常去衡阳日报社,一是去送稿子,二是去拿自己喜欢的报纸。为了省钱,他每次往返衡阳都是爬火车。有一次,他刚从火车尾部爬上去,听到有人说话,就不敢再动,只是死死地抓住火车,让自己吊在外面。“那是初冬时节,这种兜风的感觉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听着晓晓的述说,我的耳边仿佛有呼呼的风声在嘶鸣,那嘶鸣声带着刀,左一下右一下,割着任何胆敢与它对抗的人。“后来,我还是被车上的人发现了,他们死命地将快要冻僵的我拉上去。看着那些在铁路上飘散的报纸,我哭了起来。”

下了火车后,晓晓见黄鳢伯正脱了棉袄在铁道边挖土,便走过去与他聊天。说起爬火车丢报纸的事,黄鳢伯一阵好骂:“为了几张报纸不要命了?告诉你,下次让我再碰到,我打断你的腿!”晓晓说,他相信黄鳢伯的话,看着气得一脸紫酱的黄鳢伯,他突然害怕了。“越是老实巴交的人,越是平素对你关心的人,发起火来越是厉害。”

说了好一阵话,黄鳢伯突然像发了癫一样将手中正扬起一半的耙头一甩,然后迅速脱掉身上的裤子。“我不敢看已是赤裸的黄鳢伯,扭头一边去,我霎时呆住了。”晓晓停了许久,才告诉我他发现的惊人一幕:一辆手扶拖拉机,正停在西边二三百米处的铁道中间。而东边县城方向,隐约传来火车铁轮与铁轨的碰撞声。

“要出大事了!我的脑袋一下就懵了。”晓晓这才发现黄鳢伯已不在身边,他正光着屁股高扬着右手里的一块红色东西,迎着火车来的方向飞奔而去。

也许好久,也许就是短短的几分钟,一列绿皮火车带着铁轮与铁轨的剧烈磨擦声,喷出一股浓厚的雾气,慢慢地停在了晓晓的身旁,车头距拖拉机不足五十米。不待雾气散尽,晓晓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发狠地向黄鳢伯消失的方向跑去。在一里多路的地方,发现黄鳢伯穿着一条红色的内裤,正慢慢地往回走。晓晓赶紧过去,搀扶着还在大口喘气的他。

“从那一天开始,黄鳢伯奔跑的身影便在我的脑海中定格。这也是我后来喜欢摄影的一个缘由,因为我总是期待着自己能用镜头将那抹奔跑着的红色捕捉。”

晓晓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说:“晓晓,请让我来写一写黄鳢伯吧。”我之所以向他请求,是因为,我知道黄鳢伯永远居住在他心中的神圣之处。我要分享,必须尊重。

我在心中默默许愿:如果有一天能在报纸上发表这篇小文,我要和晓晓一道去黄鳢伯的坟前化奉。告诉他,黄鳢伯您也上了报纸。



只为舌尖上的那点甜

刘新昌

前几天,收到一筐荔枝和一筐龙眼。

这些年,几乎每年的六七月份,我都会收到堂叔从广州空运来的荔枝和龙眼。

绛紫深红的荔枝和浑圆褐黄的龙眼整齐地躺在泡沫箱里,模样甚是乖巧,惹人喜爱。随手拿一颗剥开皮,不论是瓢肉洁白如冰雪的荔枝,还是晶莹剔透偏浆白的龙眼,轻轻一咬,汁液溢满口中,馥郁浓烈的甘甜顷刻霸占味蕾,从舌尖到全身都为之一爽,仿佛掉进了“蜜罐”中。无怪乎白居易盛赞这种水果,“润胜莲生水,鲜逾橘得霜。”

本来不想掉书袋,但既然说到了荔枝、龙眼,还是想啰嗦几句。很多人知道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留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佳句,却鲜有人知道他对龙眼也情有独钟。他的《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龙眼与荔枝,异出同父祖。端如甘与橘,未易相可否。异哉西海滨,琪树罗玄圃。累累似桃李,一流膏乳。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图经未尝说,玉食远莫数。独使皱皮生,弄色映珊瑚。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

啥意思?不细说。大意是龙眼和荔枝属于同一品类,好比柑与橘,不便做出高低评判。而西海滨有许多龙眼树,硕果累累,汁液甘甜,地方志和美食书都不曾提及它,倒是那荔枝,出尽了风头,被广为传颂。最后,苏东坡觉得龙眼生于这蛮荒之地不是耻辱,反而是一种幸运,免得遭受杨贵妃的“玷污”。

苏东坡对杨贵妃以及他“恨”屋及乌的荔枝态度,我暂且不论。不过,就现在来说,龙眼、荔枝生于偏远之地确实有几分好处,至少会少沾染一些城市的烟火之气。

第一次见到荔枝树和龙眼树,是2013年的夏天。那年,堂叔和表弟将他们的木托盘加工厂从广州市的黄埔区搬至增城市的乡下。表弟是堂叔的亲外甥,外表俊朗,思维敏捷,只可惜初中毕业就不愿意读书了,跟着他舅舅(我堂叔)去广州找活干。堂叔呢,学历更低,嘴上还留着撮吴孟达式的胡须,两人典型的“三无”人员——无技术、无文

凭、无特长。白天只能外出找短工活干,晚上没钱,租不起房子,就躲在芭蕉树下过夜。

那时的广州是个世界级加工厂,商机无处不在。慢慢地,堂叔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工厂的设备或产品运进来后,随手就将木托盘包装扔掉,而黄浦江畔很多出口公司却需要木托盘来包装。于是,他们白天到处捡拾或低价收购木托盘,晚上则将捡来或低价收到的木托盘进行修补、加固,转卖给需要的公司。后来,木托盘加工行业逐渐规范,技术壁垒逐渐提高,由于他们起步早,人脉广,信誉好,二十年来生意一直很红火。

以前,他们多次邀我去广州玩,因怕舟车劳顿都推辞了。这次忽然搬厂,是不是经营出了什么问题?记得那时表弟跟我说,广州的厂房租金高得离谱,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因此,当他们这次邀请我去看看时,我立马答应了。

长沙至广州,武广高铁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出广州站后,表弟开着宝马车来接我,一路向东,约摸一个多小时后,城市的繁华渐渐远去,乡村的古朴扑面而来,又过了半个小时光景,我们才到达目的地。

工厂建在一座小山旁,蓝色的铁皮瓦,白色的木棧窗,工人们正在装卸材料,堂叔站在山岗喊:我这里怎样?边喊边从山包上走下来,手里连枝带叶抱着许多荔枝和龙眼,递给我说:“尝尝,刚摘的。”

“搬这么远,只为省点房租?”我问堂叔。

“不全是。”堂叔回。

“他呀,哪里是为了省租金,搬这么远,只为荔枝龙眼的这点鲜甜。”表弟抢白。

原来,为了能够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和龙眼,堂叔不但将工厂搬了过来,还承包了山上一百棵荔枝树和一百棵龙眼树。望着山坡上枝叶葳蕤,像桂树似冬青的荔枝树和龙眼树,绿油油、蓬蓬然,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好!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一棵老荔枝树下喝酒、聊天、唱歌,是那么的快乐。

那夜,堂叔喝醉了,指着满山的荔枝、龙眼树,支支吾吾地说:“你知道吗?身在广州,六七月份与其做一个老板,不如做一个饕餮食客。”

呀,这个小老板,分明是在盗用苏东坡的版权嘛!

青春的“小白杨”

熊 燕

一面,我一打开就可看到,可好?”

见我不说话,子兮又说:“真想永远不毕业,真想每天晚上都能这样和你一起回家。”

我惊愕地抬头望着子兮,当时老师和家长将学生间的恋情当成洪水猛兽,我不敢回应子兮的任何言语。

我默默接过子兮的留言册,那晚,我没有复习功课。为一句留言,我在草稿本上写了又划,划了又写,最后却什么也没写,只在通讯栏留下了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

第二天,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将同学留言册递给子兮,子兮打开留言册看了一眼,怔了怔,什么也没说。

不久,高考来临,几家欢喜几家愁,子兮去了部队,我去了三百里外的地方上学。不久,子兮给我寄来他穿军装的照片,我犹豫了许久,最终没有给予子兮回信。子兮没有收到我的回信,也不再给我写信了,我们的情谊戛然而止。

从此,我再也没有子兮的任何消息。但是那些青春的歌声,那段羞涩的不知算不算初恋的情愫,便永远留在我记忆的长河里。但每每听到别人唱《小白杨》,我都会驻足认真聆听,让当年那份温馨美好的感觉在空中弥漫……

周末去母校看班主任,公寓里突然传来浑厚的歌声:“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

我的心一颤,思绪一下子将我拉到高中岁月。当时子兮和我住同一条街道,每天下晚自习后子兮都会与我同行。

我性格内向,话不多。子兮虽然也不喜欢说话,但他喜欢唱歌,每天晚上九点半我们踩着月光回家时,子兮都会大声唱歌,且唱得最多的便是《小白杨》。

高考前夕,子兮唱《小白杨》唱到一半突然问我:“我如果没考上大学就去当兵,到时你会给我写信吗?”

当时我们正经过琼湖公园,月光下的琼湖公园两岸杨柳依依、波光粼粼,公园里的游船静静随波摇晃,好像摇头晃脑偷听我和子兮说话,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美好。

我的心好像被什么撞了一下。突然感觉时光匆匆,感觉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毕业后,会有许多同学会此生不见。望着朗朗夜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涌上心头。

子兮从书包中拿出一本崭新的同学留言册递给我,说:“我想你第一个帮我留言,可好?写在第